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三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十三

第二集九

新會

梁啟超

新民說（續前）

論進取冒險

天下無中立之事。不猛進。斯倒退矣。人生與憂患俱來。苟畏難。斯落險矣。吾見夫今日天下萬國中。其退步之速。與險象之劇者。莫吾中國若也。吾爲此懼。

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今勿徵諸遠。請言其近者。當羅馬解紐以後。歐洲人滿爲憂。紛競不可終日。時則有一竄人子。子身萬里。四度航海。舟人失望。暗怒之。極欲殺之。而飲其血。而顧勇獍不屈。有進無退。卒覓得亞美利加爲生靈開出新世界者。則西班牙之哥倫布士 Columbus 其人也。當羅馬教皇威力達於極點。各國君主俯伏肘下。時則有一介僧

侶。天主教之教士。不娶妻。故日本悍然揭九十六條檄文於大府。鳴舊教之罪惡。倡假佛教僧字以名之。今從其號。新說以號召天下。教皇率數十王侯開法會。拘而訊之。使更前說。而顧從容對簿。侃

侃抗言不屈。不撓卒能開信教自由之端緒。爲人類進幸福者。則曰耳曼之馬丁路得。Martin Luther 其人也。扁舟繞地球一周。凌重濤。冒萬死。三年乃還。卒開通太平洋航路。爲兩半球鑿交通之孔道者。則葡萄牙之麥志倫。Magellan 其人也。隻身探險於亞非利加內地。越萬里之撒哈拉沙漠。與瘴氣戰。與土蠻戰。與猛獸戰。數十年如一日。卒使全非開通。爲白人殖民地者。則英國之立溫斯敦。Livingstone 其人也。十六七世紀間。新舊教之爭正烈。日耳曼剿滅新教徒。殆無遺類。時則有波羅的海岸一叢爾國。奮其螳臂。爲人類請命。爲上帝復仇。卒以萬六千之精兵。橫行歐陸。拯民塗炭。犧牲一身而不悔者。則瑞典王亞多法士。Adolphus 其人也。俄羅斯經蒙古蹂躪之後。元氣新復。積弱蠻陋。無足比數。時則有以萬乘之尊。微服外游。雜伍傭作。學其文明技術。傳與其民。使其國爲今日世界第一雄國。駸駸乎有囊括宇內之觀者。則俄皇大彼得。Peter the Great 其人也。英國自額里查白。英女皇名以後。積勝而驕。立憲美政。漸以墜地。時則有一窮壤牧夫。攘臂以舉義旗。與國會軍血戰八年。卒俘獨夫。重興民政。使北海三島爲文明政體之祖國。國旗輝於大地者。則英

吉利之克林威爾 Cromwell 其人也。美受英軼。租稅煩重。人權蹂躪。民不聊生。時

則有一穹谷俠農。叩自由之鐘。揭獨立之旗。毫無憑藉。以抗大敵。卒能建雄邦於新

世界。今日幾爲二十世紀地球之主人翁者。則美總統華盛頓 Washington 其人

也。法國大革命後。風潮迅激。大陸震懼。舉國不寧。時則有一小軍隊中一小將校。奮

其功名心。征埃及。征意大利。席捲全歐。建大帝國。猶率四十萬貔貅。臨強俄。逐北千

里。雖敗而其氣不挫。則法皇拿破侖 Napoleon 其人也。荷爲班屬。宗教壓制虐政。

憔悴緹騎。徧國時則有一亡命志士。集勁旅於日耳曼。歸圖恢復。血戰三十七年。卒

復國。權身斃於鉏耨之手。而不悔者。則荷蘭之維廉額們 William Egmout 其人

也。美國當數十年前。奴政盛行。人道滅絕。南北異趣。國幾分裂。時則有一舟人之子。

以正理爲甲冑。以民義爲戈矛。斷然排俗情。興義戰。犧牲少數。以活多數。草芥一身。

以獻國民。卒能實行平等博愛之理想。定國憲以爲天下法。則美總統林肯 Lincoln

其人也。羅馬云。亡遺烈久沫。寄息他族。奴畜禽視。時則有弱冠翩翩一少年。投秘

密結社。傾僞政府。不能得志。遁竄異域。專務青年教育。喚起國魂。卒能使其國成獨

立統一之功。列於世界第一等國者。則意大利之瑪志尼 *Mazzini* 其人也。若此者。不過聊舉數賢以爲例耳。其他豪傑之類。此者比肩接踵於歷史。臚其事實。則五車不能容。卽算其姓名。亦更僕不能盡於戲。何其盛哉。後世讀史者。挹其芬。汲其流。崇拜而歌舞之。而不知其當時道天下所不敢道。爲天下所不敢爲。其精神有江河入海。不到不止之形。其氣魄有破釜沈舟。一瞑不視之概。其徇其主義也。有天上地下。惟我獨尊之觀。其向其前途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志。其成也。涸腦精以買歷史之光榮。其敗也。迸鮮血以贖國民之沈孽。嗚呼。曷克有此。曰。惟進取。故曰。惟冒險。故。

進取冒險之性質。何物乎。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浩然之氣。孟子釋浩然之氣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又曰。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故此性質者。人有之。則生。無之。則死。國有之。則存。無之。則亡。而所以養成之。發現之者。其根柢甚深厚。而非器性薄弱之人。所能假借試推其所原有四端焉。

一曰。生於希望。亞歷山大之親征波斯也。瀕行。舉其子女玉帛。悉分予諸臣。無一

餘者諸臣曰。然則王更何有乎。王曰。吾有一焉。曰希望。一甚哉希望之於人。如此其偉大而有力量也。凡人生莫不有兩世界。其在空間者。曰實跡界。曰理想界。其在時間者。曰現在界。曰未來界。實跡與現在。屬於行爲理想。與未來。屬於希望。而現在所行之實跡。卽爲前此所懷理想之發表。而現在所懷之理想。又爲將來所行實跡之券符。然則實跡者。理想之子孫。未來者。現在之父母也。故人類所以勝於禽獸。文明人所以勝於野蠻。惟有望。故有理想。故有未來。故希望愈大。則其進取冒險之心愈雄。越王句踐之栖會稽。以薪爲蓐。以膽爲糧。彼其心未嘗一日忘沼吳也。摩西率頑冥險躁之猶太人民。彷徨於亞刺伯沙漠四十餘年。彼蓋日有一葡萄滋熟。蜜乳芬郁之迦南樂土。來往於其胸中也。王陽明詩云。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豈惟吳會。豈惟迦南。蓋丈夫之所以立於世者。莫不有第二之世界。以爲其歸宿之一故鄉。各懷希望。以奔於無極之長途。此世運所以日進步也。以此希望。故其於現在界。於實跡界。不惜絞其腦。滴其汗。胼胝其手足。甚乃獻其血。蛻其骸。豈徒然哉。其將有所易也。西哲有言。上帝語衆生曰。汝所欲之物。吾悉畀汝。但汝當納其代。

價」進取冒險者希望之代價也。彼禽獸與野蠻人飢則求食飽則嬉焉。知有今日而不知有明日。人之所以爲人文明之所以爲文明亦曰知明日而已。惟明日能繫我於無極而三日焉而五日焉而七日焉而一旬焉而一月焉而一年焉而十年焉而百年焉而千萬年焉而億兆京垓無量數不可思議年焉皆明日之積也。保守今日故進取之念消偷安今日故冒險之氣亡。若此者是棄其所以爲人之具而自儕於羣動也。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二曰生於熱誠。吾讀史記李將軍列傳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未嘗不歎人生之能力無一定界限無一定程度而惟以其熱誠之界限程度爲比例。差其動機也希微其結果也殊絕而深知夫天下古今之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政治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爲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震宇宙而昭蘇之者其所得皆自由也。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爲母則強」夫弱婦何以能爲強母唯其愛兒至誠之一念則雖平日嬌不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於千

山萬壑中虎狼吼咻。魍魎出沒而無所於恐。無所於避大矣哉。熱誠之愛之能易人度也。朱壽昌之棄官行乞跋涉風雪愛其親也。豫讓之漆身爲厲被髮爲奴愛其君也。諸葛武侯之扶病出師洒一掬之淚於五丈原頭而不辭者愛知己也。克林威爾冒弑君之大不韙且兩度解散國會受專制之嫌而無憚者愛國民也。林肯不顧國內之分裂不恤戰爭之塗炭而毅然布放奴令於南美者愛公理也。十六七世紀之間新教徒抵抗教皇者二百餘年死者以千數百萬計而未嘗悔者愛上帝愛自由也。十九世紀革命風潮徧於全歐擲無量數之頭顱血肉前者仆而後者繼亦以其民之愛國而自愛也。彼男女之相悅則固常背父母犯輿論千回百折以相從矣。甚者乃相爲死矣。夫人情孰不愛生而惡死。顧其所愛有甚於生者故或可以得生而不用也。戰國策言有攫金於齊市者。士官拘而鞠之。其人曰。吾攫金時只見金不見人。彼夫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政治家美術家探險家當其徇其主義赴其目的何一非見金不見人之類也。若是者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豈惟不見有人並不見有我焉。無以名之名之曰「煙士披里純」(Inspirati

○「煙土披里純」者熱誠最高潮之一點而感動人驅迫人使上於冒險進取之途者也。而此熱誠又不惟於所愛者有之。乃至哀之極怒之極危險之極亦常爲驅發熱誠之導線。處火宅者弱女能運千鈞之筭。臨敵陣者疲馬亦作突圍之想。故曰不搏不躍不激不行可愛者而不知愛可哀者而不知哀可怒者而不知怒可危者而不知危。此所謂無人性也。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三曰生於智慧。凡人之有所畏縮也必其於事理見之未明者也。孩童婦嫗最畏鬼暮夜則不敢出也。蠻野民族最畏機祥龜筮不從則不敢動作也。日食彗見則恐懼潛藏也。禮拜五日不宜出行也。十三人不敢共膳也。二者皆西俗此皆知有所蔽而行遂

有所怯也。灘石錯落河流激湍非習水性者不敢渡焉。大雪漫野坑谷皆盈非識地勢者不敢凌焉。見之不審則其氣先餒餒則進取之精神委地矣。故王陽明以知行合一爲教義誠得其本也。哥倫布之敢於航大西洋而西也蓋深信地圓之理而知彼岸必有極樂世界也。格蘭斯頓之堅持愛爾蘭自治案也蓋深信民族主義自由平等主義知非此而英愛不能相安也。猛虎躡於後則越澗穿林如平地大火燎於

棟則飛簷走壁如轉蓬知虎與火之能殺人而不得不冒次險以避最險也若乳嬰之子不知虎之暴而火之烈則嬉然安之而已故進取冒險之精神又常以其見地之淺深高下爲比例差欲養氣者必先積智非虛言也而不然者爲宗教之奴隸爲先哲之奴隸爲習俗之奴隸爲居上位有權勢者之奴隸乃至自爲其心之奴隸其心又爲四支百體之奴隸重重縛軛奄奄就死無復生人之趣矣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四曰生於膽力拿破侖曰「〔難〕之一字惟愚人所用作字典爲有之耳」又曰「〔不

能〕二字非佛蘭西人所用也」訥爾遜曰「吾未見所謂可畏者吾不識〔畏〕之爲

何物也」

訥爾遜英國名將卽掃盪拿破侖海軍者也當五歲時常獨游山野遇迅雷烈風入夜不歸其家遣人覓得之則危坐於山巔一破屋也其祖母責

之曰嘻異哉何物怪童此可怖之現象竟不能驅汝歸家耶訥則答曰 Fearful new or saw Fear, I do not know what it is. 卽此文是也譯爲華言不能得其精神於萬一 嗚

呼至今讀此言神氣猶爲之王焉豈偉人之根器固非吾輩所能企乎抑自有之而

自不用也拿破侖所歷至難之境正多訥爾遜所遇可畏之端亦不少而拿破侖若行

所無事者無他其氣先足以勝之也佛說三界惟心萬法唯識吾以爲不能焉以爲

可畏焉。斯不能矣。斯可畏矣。吾以爲能焉。以爲無畏焉。斯亦能矣。斯亦無畏矣。此其理真非鈍根衆生之所能悟也。雖然猶有二義焉。凡人之有疾病者。雖復齒痛鼻眩之微末。而其日之精神志氣。輒爲之萎縮。蓋氣力與體魄常相依而爲用者也。此一說也。又莊敬曰強安。惰曰偷。生理之大經也。曾文正曰：「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此又一說也。若是乎體魄之不可不自壯而膽力亦未嘗不可以養成也。若拿破侖若訥爾遜若曾國藩。皆進取冒險之豪傑。永爲後輩型者也。曾文正最講踏險實地步謹慎小心然其中自有冒險之精神細讀全集自能見之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危乎微哉。吾中國人無進取冒險之性質。自昔已然。而今且每況愈下也。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曰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此老氏之讖言。不待論矣。而所稱誦法孔子者。又往往遺其大體。撫其偏言。取其狷主義而棄其狂主義。取其勿主義而棄其爲主義。勿主義者懲忿窒慾之學也。如非禮勿視。四句等義。是爲主義者開物成務之學也。如天下有道。某不與易等義。是取其坤主義而棄其乾主義。地之道妻道。此坤主義也。取其

命主義而棄其力主義

列子有力命篇論語稱子罕言命又稱子不語力其實力其命兩者皆孔子所常言知命之訓力行之教昭昭然矣

所稱道者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也曰無多言多言多患無多事多事多敗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也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也夫此諸義亦何嘗非孔門所傳述然言非一端義各有當孔子曷嘗以此義盡律天下哉而末俗承流取便利己遂蒙老馬以孔皮易尼鄮以聃莒於是進取冒險之精神澌滅以盡試觀一部十七史之列傳求所謂如哥倫布立溫斯敦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馬丁路得林肯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克林威爾華盛頓者有諸乎曰無有也藉有一二則將爲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者也不曰好大喜功則曰亡身及親也積之數千年浸之億萬輩而霸者復陽芟之而陰鋤之務使一國之人鬼脈陰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沈沈嗚呼一國之大有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恫哉恫哉吾不知國之何以立也君夢如何我憂孔多撫絃慷慨爲少年進步之歌

歌曰

論權利思想

人人對於人而有當盡之責任。人人對於我而有當盡之責任。對人而不盡責任者。謂之間接以害羣。對我而不盡責任者。謂之直接以害羣。何也？對人而不盡責任。譬之則殺人也。對我而不盡責任。譬之則自殺也。一人自殺。則羣中少一人。舉一羣之

Never look behind, boys,
When you're on the way;
Time enough for that, boys,
On some future day.
Though the way be long, boys,
Face it with a will;
Never stop to look behind,
When climbing up a hill.
First be sure you're right, boys,
Then with courage strong,
Strap your pack upon your back
And tramp tramp along,
When you're near the top, boys,
Of the rugged way,
Do not think your work is done,
But climb climb away.
Success is at the top, boys,
Waiting there until;
Patient, plodding plucky, boys,
Have mounted up the hill.

人而皆自殺則不啻其羣之自殺也

我對我之責任奈何。天生生物而賦之以自捍自保之良能。此有血氣者之公例也。而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則以其不徒有形而下之生存。而更有形而上之生存。形而上之生存。其條件不一。端而權利其最要也。故禽獸以保生命爲對我獨一無二之責任。而號稱人類者。則以保生命保權利兩者相倚。然後此責任乃完。苟不爾者。則忽喪其所以爲人之資格。而與禽獸立於同等之地。位故羅馬法視奴隸與禽獸等。於論理上誠得其當也。

以論理學三段法演之其式如下無權利者禽獸也奴隸者無權利者也故奴隸即禽獸也

故形而下之

自殺所殺者不過一人形而上之自殺則舉全社會而禽獸之且禽獸其苗裔以至

於無窮吾故曰直接以害羣也嗚呼吾一不解吾中國人之甘於自殺者何其多也

權利何自生曰生於強彼獅虎之對於羣獸也曾長國王之對百姓也貴族之對平民也男子之對女子也大羣之對於小羣也雄國之對於孱國也皆常占優等絕對之權利非獅虎酋長等之暴惡也人人欲伸張己之權利而無所厭天性然也是故權利之爲物必有甲焉先放棄之然後有乙焉能侵入之人人務自強以自保吾權

此實固其羣。善其羣之不二法門也。古代希臘有供養正義之神者。其造像也。左手握衡。右手提劍。衡所以權。權利之輕重。劍所以護。權利之實行。有劍無衡。是豺狼也。有衡無劍。則權利者亦空言而卒歸於無效。德儒伊耶陵 Jhering 所著權利競爭

論

原名爲

Der Kampf ums Recht

英譯爲

Battle Rights

伊氏爲私法學大儒。生於一八一八年。卒於一八九二年。此書乃其被聘於奧國維也納大學爲教授時所著也。在

本國重版九回。他國文繙譯者二十一種。其書之價值可知矣。去年譯書彙編同人會以我國文繙譯之僅成第一章。而其下闕如余亟欲續成之。以此書藥治中國人尤爲對病也。本論要領大率取云「權利之目的在平和。而達此目的之方法則不材伊氏之作。故述其崖略如此。」

離戰鬪。有相侵者。則必相拒。侵者無已時。故拒者亦無盡期。質而言之。則權利之生涯競爭而已。」又曰。「權利者不斷之勤勞也。勤勞一弛。而權利卽歸於滅亡。」若是乎權利之爲物。其所以得之與所以保之者如此。其不易也。

藉欲得之。藉欲保之。則權利思想實爲之原。夫人之有四肢五臟。也是形而下生存之要件也。使內而或肝或肺。外而或指或趾。其有一不適者。孰不感苦痛而急思療治之。夫肢臟之苦痛。是卽其身內機關失和之徵也。是卽其機關有被侵焉之徵也。而療治者。卽所以防禦此侵害以自保也。形而上者之侵害。亦有然有權利思想者。

一遇侵壓則其苦痛之感情直刺焉激焉動機之撥而不能自制亟亟焉謀抵抗之以復其本來夫肢臟受侵害而不覺苦痛者必其麻木不仁者也權利受侵害而不覺苦痛則又奚擇焉故無權利思想者雖謂之麻木不仁可也

權利思想之強弱實爲其人格之所關彼夫爲臧獲者雖以窮卑極恥之事廷辱之其受也泰然若在高尙之武士則雖擲頭顱以抗雪其名譽所不辭矣爲穿窬者雖以至醜極垢之名過毀之其居也恬然若在純潔之商人則雖傾萬金以表白其信用所不辭矣何也當其受侵受壓受誣也其精神上無形之苦痛直感覺而不能自己彼誤解權利之真相者以爲是不過於形骸上物質上之利益斷斷計較焉嘻鄙哉其爲賤丈夫之言也譬諸我有是物而橫奪於人被奪者奮然抗爭於法廷彼其所爭之目的非在此物也在此物之主權也故常有訴訟之先聲言他日訟直所得之利益悉以充慈善事業之用者苟其志而在利也則此胡爲者故此等之訴訟可謂之道德上問題而不可謂算學上之問題苟爲算學上之問題則必先持籌而計之曰吾訴訟費之所損可以償訟直之所得乎能償則爲之不能則已之此鄙夫

之行也。夫此等計算者。對於無意識之損害。可以用之。譬如墜物於淵。欲傭人而索之。因預算其物值與傭值之相償。是理之當然也。其目的在得物之利益也。爭權利則不然。其目的非在得物之利益也。故權利與利益。其性質正相對。貪目前之苟安計。錙銖之小費者。其勢必至視權利如弁髦。此正人格高下垢淨所由分也。

昔蘭相如叱秦王曰。臣頭與璧俱碎。以趙之大何區區一璧是愛。使其愛璧則碎之。胡爲者。乃知璧可毀身可殺。敵可犯國可危。而其不可屈者。別有在焉。噫。此所謂權利者也。伊耶陵又言曰。一英國人之游歷歐洲大陸者。或偶遇旅館輿夫。有無理之

需索。輒毅然斥之。斥之不聽。或爭議不決者。往往甯延遲行期數日。數旬。所耗旅費。

視所爭之數。增至十倍。亦所不恤焉。無識者莫不笑其大愚。而豈知此人所爭之數。

喜林。英國貨幣名一喜林。約當墨銀半圓。實所以使堂堂英吉利國。屹然獨立於世界之要具也。蓋權

利思想之豐富。權利感情之敏銳。即英人所以立國之大原也。今試舉一奧大利人。

伊氏著書教授於奧大。利故以此鞭策與人。與此英人地位同。財力同者相比較。其遇此等事。則所以處

置者何如。必曰。此區區者。豈值以之自苦而滋事也。直擲金拂衣而去耳。而烏知夫